

新大运河散文

# 建在月堤上的吴园

张彦广



张彦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父亲的神话》《一路稼禾》《飞刀刘》等多部文集。

吴桥的运河九曲十八弯，其中在苏家场村西北向东甩了一个大弯。曾经“备极一时之盛”的私家园林——吴园，就位于这个大弯怀抱的月堤之内。

吴桥史上还有澜园、且园、复园等私家园林，从坐落上说，吴园是唯一一个建在运河堤岸上的园林，具有别样的风水景致。苏家场

村7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零星记忆，说园子的大门就在村西北的河堤上，还说园内有高大的杏树，园北即河湾，异常幽静。这是目前沧州段大运河唯一一处尚能指认具体遗址位置的近代园林。

翻开《吴桥志料》卷，在《卓行》篇中赫然有记：“吴镜蓉，字蓉塘，城西北苏家场人。家素封，晚岁辟地三十亩，筑园一区，读书课子其中，花木亭台，备极一时之盛。”素封，就是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吴镜蓉承荫祖德宗功，享开明绅士之尊，晚年开辟河滩荒地建造私家园林，过起了卧听涛涛、读书教子、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小日子。30亩园林不大也不小，建设得应该也不错：“园中奇花异果，丛树幽篁，为邑中游览胜境。临河建高楼三楹，凭栏远眺，帆影波光，历历在目。”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年的吴镜蓉，在园林里锄豆摘果，赏花写竹，课子读书，会友登楼，对着一河碧波，深情吟诵古人船过苏家场后留下的绝美诗句：“傍水人家画不成，风恬浪静不胜清。羡鱼偏有江

湖意，结网浑无富贵情。一棹沧浪云淡薄，数声欸乃月分明。沙鸥汀鹭忘机事，莫怪陶朱改姓名。”（元末·唐之淳《安陵渔唱》）

从史书上得知，吴园在当时就成了沧州大运河文化带上的景点，令人向往。特别是那三层的高楼，是不是也有清风、南川、朗吟的楼阁之气象风韵呢？在笔者的心中，当年吴园的气象风韵，不在于其环境上的“花木亭台”“丛树幽篁”，而是在于它“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

吴园建在月堤上。那什么是月堤呢？古时候，人们在险要或单薄的堤段上，临河或背河一侧修筑的形似新月的堤，又称圈堤。月堤是堤防的前卫或后卫。在堤防抢险中，如果堤脚发生管涌与流土，临河水浅而背河地势低下，则于临河一侧用土袋及土料抢筑月堤，并填土加固；若临河水深，水流较急，则于背河侧修筑月堤，将管涌圈在两堤之间，略加充水，堤防两侧的水压力差减小，配合反滤设施，能有效地制止渗流的发展。

自古至今，大运河面临的常见风险主要为洪涝灾害，凡河湾弯曲之处，大堤易被冲塌，被称为“险工”。苏家场村就处在“险工”之地。南运河流域地势低平，治理工程主要就是加固加高堤埝。这些堤

埝，有官方修的堤，叫“官堤”，民间修筑的小堤则曰“民埝”。月堤，应该属于“民埝”的范畴。

历史上，吴桥涌现了一大批贡献突出的治河名人，如罗文焕、鹿廷璋、闫化淳、王文友、王书升、吴梦曾、金元恭、倪昌燮、劳乃宣、莫之滨、张治仁……这个名单应该还很长，但是里面不能少了吴镜蓉的名字。随便翻翻资料，就能发现这样的记载：1872年，吴镜蓉在运河东岸安陵苏家场运河要隘捐助草坝三座；1874年，吴镜蓉响应知县倪昌燮号召，在苏家场建立防河公所一区……

治河的大事上了史志，小事不知多少都化成烟云。如果再加上他安境保民的故事，也许吴镜蓉的人物形象会更丰满：清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入境，吴镜蓉负责训练了几十个乡团，村里人以此保障了安全；光绪二年闹饥荒，吴镜蓉拿出全部粮食分散给乡里人，保出了很多百姓的生命。

一位心忧在河、安境保民的绅士，在晚年，在河边建了一座园林。一座看似仙境一样的园林，其实是建在防洪泄洪最前沿的堤坝上。园林的主人是居危思安还是居安思危，或者是安之若素呢？

《吴桥志料》上说，“吴峻峰太史署其额曰荫园。”吴俊峰是与吴镜

蓉相距几里地第四屯村的同族人士，名华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初一，从翰林院编修提督广西学政。吴华年所题“荫园”，应该是这座园林的雅号。一个“荫”字，将修建园林的心旨和愿景表达得深刻而透彻；对上，蒙祖宗先辈之荫泽，运河安澜，园静林幽；对下，庇子孙后人以荫泽，乡村无恙，耕读传家。

然而，一代乡贤绅士的美好愿望，在现实面前受到摧残。《吴桥志料》最后说吴园，“近以兵燹屡经，园中花木多半荒芜矣。”多少繁华，都随风打雨吹去。月堤上的吴园走出了历史的舞台，甚至连印记都变得模糊不清。唯有吴镜蓉的子孙们，依然是这块河滩地的耕种者，依然是大运河的保护和守望者。

昔日吴园脚下的月堤，已经是1500多亩运河“五季公园”的一部分，在这座“公园”里，玫瑰花、金银花、金菊花还有红高粱成方连片地盛开，把庄稼地种成了五颜六色的花园。游人在其中彩色的阡陌上穿行，农人是风景，也是看风景的人。特色种植和深加工，也让农民们“左手金，右手银，双手弄花香满身”。这是另外一种诗情画意，应该也是吴镜蓉和吴华年们想不到的，但应该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另外一个“吴园”。

汉诗

# 春天好

祝相宽

它一定在酝酿一场盛大的花事  
尽管树底下还堆积着大片残雪

春天好，河堤外开阔的田野  
一辆马车正穿过即将返青的麦田  
叭叭的脆响像大嗓门的歌声

春天好，河堤上奔跑的红衣青年  
你稳健而有力的脚步  
多像擂响开春的鼓点

春天好，泥土里睡意蒙眬的小草  
冬天的大风雪已经过去  
该准备重新铺开那首逸着的诗意的了

春天好，河岸边贴着红春联的村庄  
笑声和酒香里的好日子  
多像正在冉冉上升的太阳  
春天好，河滩里等待春风的果园

春天好，返程的大雁和小燕  
站在干净的蓝天下  
多想跟着你们，奋飞一回



三阳开泰（工笔画） 冯勇作

我思

# 雪天遇杜甫

张莹

前几日，小城飞雪，草木陡峭，楼阁镶银，久违的空灵剔透，让小城每一处都沉浸在欢喜的“奇清”之中。

兴冲冲踏雪步行上班，走到运河桥上，驻足远眺，水面并无结冰，微微涟漪轻漾，两岸银装素裹，这样的天容易生发思念。

忽然想到一个人，也是在这样一个冬天，从洛阳城出发，赶去奉先（今陕西蒲城县）。这次奉先之行，为他的清狂青春画上了句号。但也因此诞生了唐代五言诗的扛鼎之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叫杜甫。

之所以想起杜甫，是因为他快

马轻裘的青春漫游，也因为他让我心疼。

唐朝，一个极富浪漫的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奔放，人才辈出。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漫游几乎是每个士子不可或缺的经历。杜甫的漫游是从洛阳运河开始的。他是否到过沧州，无从考证。然而，我愿意相信，洛阳运河，作为隋唐运河的原点，不仅源远流长，穿越千年时空，也定是把“诗圣”的才华深情带到了九弯运河，滋养着小城愈来愈诗意，愈来愈葳蕤。

杜甫不知道，千年后，他的诗已成“诗史”，他也成为诗坛中耀眼

的一颗。怀揣儒者情怀，忧国忧民的他，却颠沛流离困顿半生，忍不住地让人心疼。

杜甫“七岁咏凤凰”，“九龄书大字”，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童年早慧，才华横溢。青春豪迈，立于泰山之巅，高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他遇到“诗仙”李白，又给诗坛留下一段佳话，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就是：青天上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

不同的是，“诗仙”终成仙，离了俗世，追寻自己的洒脱。而杜甫，却在大唐“安史之乱”的风云突变中，更加关注国家和黎民百姓。一生致力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开始了人生后半场的浮浮沉沉。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读完，心里总要激灵一下，这是要多少豪情愤慨与不甘，才喷薄而出？杜甫以深沉博大

的仁爱情怀完美诠释了坚贞品性的内涵。

可是，我不愿意在千年之后，再次忆起他的凄风冷雨，我更愿意，重温他的深情，一如梁启超先生赠曰“情圣”。

客居他乡，亲建草堂，成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草堂。他爱着草木鱼鸟，远山蓝天，“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就连恼人的虫子也可爱，“飞虫满院落”。

他惦记手足亦思念朋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更动人的，是杜甫的爱情。他眼里的妻，一直那么美。“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惦念儿女，对妻更是一腔柔情似水。

一个才子，爱情唯一，一生给妻子写了20多首诗歌，在大唐，只有杜甫。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此刻，多想给杜甫一个冬日里的“春天”，请他来南川楼上坐一坐，泡壶热茶，暖一暖他奔波的身、疲惫的心。顺便，请他听一听运河落雪，是不是有几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空灵飘逸？

公元770年的冬天，江边船中，杜甫慢慢化成一片飞雪，无须人知，却已尽知，这片雪，惊了时光，惊了运河，一惊千年。

年少爱李白，中年懂杜甫。这懂得，是无论岁月如何斑驳跌宕，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仰起头，雪花落颊，几分微凉，几分清透，不知是雪花成了水，还是泪润了雪花，滴落运河，是杜甫的深情在流淌。

味道

# 老白拔糖

孙迅

记忆深处的村庄里，总少不了老白爷爷拖着长音的吆喝声：拔糖——拔糖——越拔越长的老白拔糖嘞！

那时我才五六岁，村里没有幼儿园，学校最低级的班是学前班，村里7岁的孩子才能去学前班上课。我年龄不到，但是我一再跟小姨请求，小姨是学前班老师，她见我如此渴望知识，也就“破格”招收了我。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着急去上学前班，倒不是因为多么地热爱学习，而是在学校门口那里，每到学生快下课的时候，就会传来对于我来说尤其优美动听的吆喝声：拔糖——拔糖——越拔越长的老白拔糖嘞！这吆喝对于我来说，已经“诱惑”很久了。

邻居家上学的孩子告诉我，那拔糖她买过一次，特好吃，特香，特甜！她边说着，边使劲地咽着口水。这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如何不动心？

村庄太小，小到每当村小学门前那卖拔糖的吆喝声传来时，在院里玩耍的我都能够清晰地听见。一听见，我就会缠磨着妈妈，带我去小学门前买拔糖吃。妈妈总有很多的活计要做，爸爸在县城上班，还常出差，很少回来，妈妈自己里外地忙，她哪里有闲空带我去？再说，那时每家的生活都很窘迫，一毛钱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如一毛钱可以买一个鸡蛋、一斤酱油、一斤醋、十块水果糖……因为老白拔糖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也不确定那拔糖到底有多好吃，暂时忘记了这事，一旁玩去了。有一次，我又拉着妈妈的手让她带我去学校门口买拔糖，小姨回来看见了，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块水果糖给了我。小姨总是给我买小零食吃，但就是没有买过老白卖的拔糖。我一直以为她舍不得花钱，或者她舍得花钱买了拔糖她自己都吃了。妈妈背后教育过我，不要我跟小姨要吃的，也不要我当着小姨的面跟妈妈要吃的。因为小姨要攒钱买陪嫁。所以，见到小姨，我也就只好放开妈妈的手，一旁吃水果糖去了。

终于能够去上学，我无比开心的是我终于吃到老白拔糖了。

进学前班上课的第一天，背着妈妈特意给我手工制作的小书包。其实那个年代，村里学生背的，几乎都是家长自己手工缝制的书包。只不过，手巧的妈妈还在我的书包上特意绣上了绿绿的草、红红的花，还有两只翩翩飞的蝴蝶。小姨牵着我的手出门时，妈妈又塞我手里一毛钱，让我放学买零食吃。这让我异常兴奋！我此时才明白过来，若是妈妈不给我钱，我即使去上学了，即使站到了老白拔糖跟前，也会吃不到老白拔糖的！

下午快放学时，教室外如期传来了老白亲切无比的吆喝声：拔糖——拔糖——越拔越长的老白拔糖嘞！那一刻，我差点蹦起来窜出教室。

放学铃一响，我抱着书包冲向了教室外，在学校门口，有一位很瘦的老人扶着一辆很笨重的大“铁驴”自行车，他的肩部斜挎着一个很旧的看不出颜色的布包，有学生跟他买拔糖，他就会从那个斜挎的布包里摸索着掏出拔糖来，用手指一根一根地捻。他的周围围着一群孩子，但也只有两三个学生买，其他的孩子只是围观。我抱着书包挤到老人面前，拿出妈妈给的那一毛钱，兴奋地说：爷爷，我买拔糖。

老人接过我手里的一毛钱，看着我的新书包，对着我笑了，说：小姑娘，你的书包真好看！我自豪地说，妈妈给我做的。

让我心心念念的拔糖是长条形的，有筷子细，小手细长，一毛钱三根，老人把三根拔糖放到我的手心里说：拿好。你妈妈给你做这么好看的书包，你可要好好学本领啊。

我点着头，顾不得说话，已经把一根拔糖放进嘴里了。真的是又香又甜又黏糯！之后，只要妈妈给了我零花钱，我多数都买了老白爷爷的拔糖吃。

但是邻居家的孩子一要钱买拔糖，她妈妈就说那个卖拔糖的老板又脏又老，他那拔糖都是用鼻涕做的，恶心得死，吃了会得病的。然后，任孩子哭得躺在地上打滚。

后来听大人们说起过卖拔糖的老白，他是邻村的，孩子和老伴儿都没有了，只他一个人过生活，挺可怜的！大人们说起他，总是感叹一下。后来妈妈再给我买零食的钱，就长到三毛五毛了。每次给我钱，妈妈总是说我当时理解不了，也无心理解的话：咱能帮的，也就这点了。妈妈常告诉我，买多了拔糖别乱糟糕，分给一起上学的邻家孩子吃。

过完春节的假期，开学了，老白爷爷却没有来学校门口卖拔糖。一连过了多天，他还是没有来，我问小姨，小姨说，听邻村的人说，老白爷爷春节时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竟然没有为自此吃不到老白爷爷的拔糖而失望，心里想到的却是老白爷爷再也不用再在冷风里穿着单薄破旧的衣服卖拔糖了。

时过境迁，经年的轮回，当年那老白爷爷拖着长音的“拔糖——拔糖——越拔越长的老白拔糖嘞！”的吆喝声再次撞开了我的记忆门扉，让我又想起了那少时的时光，想起了那时光里一位匆匆的人生过客——老白爷爷，还有那又香甜又黏糯的老白拔糖。

行走

# 香河，香河

刘辉

香河是块名副其实的“飞地”，虽然与北京通州区仅有一街之隔，虽然距离廊坊市区少说也有二三十公里，但在行政区划上却归河北管辖。

你有没有觉得香河这个名字很好听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到就莫名地喜欢上了这个名字，进而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一草一木。幸亏这里是平原，没有山，否则我一定也会喜欢上的。这里没有山，但是却有水，不临海而有很多的水，我总觉得一座城市有了水才有了灵魂，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灵动的美。京杭大运河的北段从香河自东向西横穿而过，叫北运河，东接天津卫，西入北京城，大运河在这里完成了她北上入京的最后一段使命。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地势较低，河汉沟渠纵横交错，网一样覆盖在北运河周围，成了运河水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香河因水而生，所以关于她名字的一个来源，据说也跟水有关。说是香河水网交织，历史上在县城东南有一条老河沟，河沟水质清冽甘甜不大也不深，河沟里盛产一种水草（我想可能类似于菖蒲、芦苇之类）。这种水草水面之上高有丈余，早春二月即发芽，河水尚未解冻即开始生长，芽尖皮硬，有时甚至能刺破冰面挺身而出。待到三四月份天气渐暖，这水草便迅速生长，五六月份就能铺满水面与河滩，远远看去城南一片碧波荡漾。这种盛况一直可以持续到入冬，北风起寒流至，水草不会枯黄而是直接绿着冻死在冰河中，来年从水下淤泥中深埋的根里继续生长出新芽，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当然，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这种水草一旦拱出冰面，便散发出一种馥郁的特殊清香，可

以持续大半年。

想象一下，春天万物复苏，地处北方的香河地区开始刮东南风，香气馥郁的水草借着风力，把清香之气铺进城里的各个角落，扑入每个人的鼻子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盛况啊，而且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入冬后，寒流南下风向由东南转为西北。因此“香河”一词便应运而生，最终成了这座城的名字。可惜的是后来城市发展人口骤盛，香河城便向东南陆续扩张（西北是京城，没法扩张），盛产带有馥郁香气水草的老河沟被逐渐淤塞填平，终有一日彻底消失，香河便徒留一个名字了。这个说法也被官方采纳，在香河文化中心里有一个香河博物馆，相当于县里最权威的历史文化研究机构，我有一次误打误撞进去参观，就看到了这个说法赫然在列。

关于香河名字的由来，还有两种民间说法在街谈巷议中流传甚广。其一是说这名字来源于运河漕运。说是自京杭大运河通航，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北运河漕运繁盛，北京及整个华北、东北地区日常所需物资十有三四依靠运河船运，可

见当时的漕运是如何昌隆，河面上几乎是舟楫林立帆影重重，连东南亚进口的洋货也多半是走运河水路北上，先抵达北京城，再经陆运四散到各地，这其中就有大批的东南亚香料。而香河这个地方是进入京城大门的最后一站，所有船只不论大小官私都要在此停歇、查验缴税、准备通关，香料船在此停靠开箱验货，久而久之，北运河两岸香气缭绕，“香河”一词便应运而生。

第二种说法就有点传奇色彩了。说是与清朝乾隆年间的香妃有关。乾隆之前这里还是几个星星点点的小渔村，并未形成规模化的市镇。后来，香香公主远嫁京城，从大西北带来了大批的随从，按说送亲队伍把公主送入紫禁城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该打道回府了，可皇上为了讨好美人儿，以解其思乡之苦，就想把这些随从都留在北京。西北草原上的人逐水草牛羊而居以帐篷为家，在钟鸣鼎食达官显贵云集的京城如何长期生活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也难不倒“十全老人”。看着北京及其周边的地形图，经过一番思虑筹谋之

后，也许还在朝会上听取了众大臣的意见，乾隆爷手捻须髯成竹在胸，提起御笔在京城正东圈了个水草丰美一马平川的地方，永久安置香妃娘娘从西北草原远道而来的娘家家人，供他们世代居住、放牧，饲喂牛羊不用农耕却要演习歌舞，以备香妃娘娘思乡之时聊以慰藉。

几世之后，这些西北回族同胞定居繁衍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城，这便是今天的大厂回族自治县，而后代为了纪念自己的香香公主，便把日常沿河放牧的地方统称为“香河”。之后历经世代繁衍，逐渐物阜民丰，早年间星星点点的渔村连缀成片，最终发展成了农林牧渔兼备的大市镇，香河的名字便流传了下来。

三种说法各美其美，但我更喜欢第一种充满自然诗意的美，它总是勾起我儿时见过的一个港台武侠小说的名字——饮马莲花河，尽管至今都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可单单这个名字就能深深扎根在我心里。

香河香河，馨香馥郁，沁人心脾。